



漢詔疏

六畢



漢詔疏 卷之六



明 閩中陳衍選評

郭舜

請歸康居國侍子 上成帝

起得峭急
下面却承
接得去所
以為難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今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

使外夷者
多受此困
歸乃羞言
之即言而
中國亦忍
受之千古
一律也

漢書卷之六
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令與匈奴俱稱
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
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
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
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
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
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
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
國。非至計也。

漢自武帝以來。從事匈奴。不遺餘力。為雪
平城嫚書之耻也。至成帝時。匈奴之勢始
衰。單于來朝。王商為大司馬。受其拜命。夫
以衛霍諸人。疆場勞苦。垂數百年。後一王
商坐享其成。故舜言及之後。世因循示弱
者。正不得以此藉口也。

梅福

論王氏疏

上成帝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亾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亾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

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亾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錫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關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屍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漢書 卷之六
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亾徒蘓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亾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亾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草野屍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

大○臣○當○存○此○八○字○于○胸○中

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霸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裡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備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亾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

平、易、得、妙

漢書卷之六
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以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有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襍，合謂之

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

陛下、僂及妻子、其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
 辜、而殃其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
 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亾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
 留意亾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亾諱之詔、博覽兼
 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
 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
 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
 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

使字妙

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亾與比數、陰盛
 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
 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
 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亾及也、

當時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因莽辭

新野田而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頌功德稱符瑞者更不可勝數不知以此疏為何如語也

張匡

論王商疏 上成帝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徵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傳傳婢也通及士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

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忤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織芥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今商無尺寸之

得此的證

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

又指出

此段引証尤狠

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于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奸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竝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

劉歆

武帝廟祀議

上成帝

光叙過目
古匈奴之
害則武帝
之功自見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至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胄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

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總收上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敘得非楚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
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
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
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
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寔百姓其規撫可
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
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
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

百蠻又指出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然者也

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
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
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
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

更端接引

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

毀

武帝窮兵當時以爲過舉此疏立論甚正
起手便言匈奴之禍以下反覆抽繹重複
往返間架特妙
王莽時歆按圖讖改名劉秀冀代莽卒與
王涉謀泄自殺然則歆當時推戴莽者欲
假手于莽以自爲耶

王音

雉雉疏 上成帝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
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
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
聚會飛集于庭。歷陛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
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
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
是。

時有詔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
者。得無人爲之。

又

陛下安得亾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

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調而足

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

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

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

車而出洸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

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

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

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

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

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劉輔

諫立趙皇后疏 上成帝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

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

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爲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

文有高華而妙者、有極朴而妙者、有含藏而妙者、有極露而妙者、有低回而妙者、有極直而妙者、總要一段性情、真篤無膚氣、無套話、然後落筆無所不可、

王仁

諫立趙后疏

上成帝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亾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亾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亾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亾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

是以聖主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亾、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决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玩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

爲玩弄三字曲處得妙、言雖不行、却得進

言之法

公乘興

訟京兆王尊疏

上成帝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寢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

漢書 卷之六
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

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

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御史丞

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

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_{勢家奴惹禍常事}捽搏其頰、

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

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

拔郢都、諸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

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
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
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
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
今一旦無辜、制於佞人之子、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
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
亂、群盜竝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

。此接下來

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
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
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
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
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
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
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欺詐之路。
唯明主參詳。使黑白分別。

先爲尊立
簡虛名罪
案以爲分
別發端稱
量甚審

古甚似漢初

辛慶忌

救劉輔疏

上成帝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格、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詈、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擢至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托公族之親、在諫

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

○善○于○死○曲○
○處○分○至○理○不○易○之○上○口○非○待○

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

○為○一○人

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慝、莫敢盡

漢書 卷之六
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逐節生端一轉一接皆隱伏無稜角而意愈明愈切。

無名氏

昌陵議

上成帝

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

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嗷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傍近祖考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

益見文帝之高

李尋

治河疏

上成帝

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委、甚、大。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

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河道最順便最切要策

先是田蚡亦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

災異對

上哀帝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玉堂之署、比得召見、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下、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滷臠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奏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

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掩昧。亾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羗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托，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恐。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

老成練達

美召流

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開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

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亾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

芽以盪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星辰主
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
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
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弗四孟皆
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
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
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
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

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
月土溼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
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
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
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
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
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

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湧與雨水竝。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

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后妃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亾比。而尚見輕。

何况。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則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兼四海之衆。曾亾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上之美者。善養木。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

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亾以。

漢書 卷之六
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
○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
○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亾之
○誅唯賜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趙昭儀

賀册立疏

上皇后

懸吊一句
便總括一
篇絕奇絕
古其句又
絕妙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
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
鋪。沉。水。香。蓮。心。梳。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

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
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
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彊環
四指、若亾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
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
著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
凡臺殿器物命名巧妙、獨漢人擅長

耿育

訟陳湯寃疏

上哀帝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四句壘確妙在開口便出。

耻。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

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

大來頭

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

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

相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

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

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

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

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

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

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

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

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

必思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

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

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

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

宋張浚後
曲端後復
假其旗號
破賊千古
何恨

哀○語不可無

鞭逐斥遠使亾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千○載○刺○心○

刻骨下淚之事刻骨下淚之文

論母按昭儀罪失先帝託後意 上哀帝

臣聞繼嗣失統廢嫡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道遂巡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

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特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心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

委曲

宗廟愚臣既不能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
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
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
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
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
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
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
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
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
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
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唯陛下省察。

真老成遠見至言。正使沽名于事後。人內
愧非單爲君父諱過也。

解光

奏趙昭儀罪狀疏

上哀帝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
 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
 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
 曉道房張奔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滅兼等
 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
 后房與宮對食應訪口宮人自相與為夫
 嬪名對食甚相妒忌也元延元
 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
 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

上亦大怒
何也

宮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縹方
 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嬪人新產
 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女誰兒也武迎置
 獄宮曰善滅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
 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
 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
 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
 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
 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

○妙得○神○

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
 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
 兒且有賞母令漏洩舜擇弃為乳母時兒生八九
 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
 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嬪人武自臨飲
 之武發篋中有裹物二枚赫蹠書鄧展曰赫音兄弟闕牆之闕應
幼曰赫蹠薄小紙也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
 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
 我兒男也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

殺之矣紙上有柰何令長信得聞之有飲藥死後宮婢六

人名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

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武皆表奏狀弃所

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

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入名飾室中若舍一

歲再三名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其

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

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

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

覺聲音
 態在人目
 前

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搗，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
 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
 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
 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
 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帝曰：「約以趙女，故不立許氏，
 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
 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愛來置飾。
 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
 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

凡是妙筆
 皆由細心

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
 戶，歎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嗔客子偏兼使緘封篋
 及綠縑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
 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
 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
 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嬖公孫習前
 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
 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
 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

大臣貪錢
之禍至此

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默。為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塚事。更大赦。孝

引此想前
天奇

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名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

圖寫之巧。人易知之。亦易學。至于一段。輕圓不費力之妙。道勁不脫腕之工。正難模

擬也

孔光

罷樂官冗員疏 上哀帝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非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巖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

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招雲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一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竿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上員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

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繚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竿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奏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鈔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竿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桐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音。皆可罷。

極竒變之文。後人欲學之。無處着手。韓退之。畫記已隔千里。

賈讓

治河三策

上哀帝

一句是總柄上下孤懸何如筆力

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

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
 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
 游陂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
 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遏其口豈不遽止然其
 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
 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
 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
 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
 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政水尚有所

得此原委妙使俗見自

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畊田之或久無害
 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
 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
 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拆東與
 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在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
 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
 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章法妙甚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皆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古○人○筆○力○

設○一○難○妙

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澮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

處○分○的○當○

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在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

閻第古甚

暗接

更詳委

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澮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障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在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

所謂水德舍和變通在我

因治河想
出治田之
利以者漕
運心計周
至

起結俱奇
絕

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官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平。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凡有段數之文。必長短遼絕。章法自然。緊奏。

水學淵源

杜鄴

拜封丁傅對 上哀帝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刑足願之。臣奉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

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心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命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

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

董宏

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

傳遷

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

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

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

鄭○業傳太后同母弟子

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

肖。竝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

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竝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臯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

于古人情

憤決之極語若不成章。即反更古。

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鄴張敞之甥也。受學于敞。此疏能言丁傳。廼身附王氏。愧其外家矣。

楊雄

諫止單于來朝疏

上哀帝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

漢書
卷之六
三
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王之疆、蒙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李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羅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浞爲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悸、益求和

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
後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
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恐百萬之師，摧餓
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虜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
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
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
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
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地
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

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
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
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
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旣服
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
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援姑繒之壁，籍
蕩俎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

之後。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非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猷之辭。踈以無日之期。銷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

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括樊

噲法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施。衛

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

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

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

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旦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

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息夫躬

歷詆公卿大臣疏 上哀帝

四、字、合、說、妙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
情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
項之名、內實駮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遼不足數、
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
夫噪譁于東崖、匈奴飲馬于渭水邊、竟雷動四野、
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
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押至、小夫畏應
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
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讀此數句
已是氣結
不知自擊
何如

躬因董賢而封、亦因董賢而死、其封者以
誣東平王况、咀為功、其死者亦以况、咀得
罪躬非端士、何以能作此言

鮑宣

諫任外戚董賢等疏 上哀帝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復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爲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亾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

禍根在此

前。凡民有七亾。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亾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亾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亾也。豪強大姓。蠶食亾獸。四亾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亾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亾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亾也。七亾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亾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錯。誠難。此非公

為漢時人
說即為後
代人說即

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
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
為賢以拱嘿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
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
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
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
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
嬖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

上平字字痛切已足發動矣至此方露本意
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

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
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
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
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
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
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傳喜使領外親
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

孔光奸腐
豈得與此

薦漢賢
衡孔光張
禹皆竊名
儒之號以
行其狃
雖英賢亦
為所欺也

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
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
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
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
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
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
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
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
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
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
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
於詞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張戎

乞勿引河水溉田疏 上哀帝

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濶。河水重濁。
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
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
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

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

李尋解光同見

杜業

劾奏王氏疏 上哀帝

開口聳動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于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

奏。反與趙氏比同。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奸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伏。權臣易世。意若撥湯。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豪傑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

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王嘉

應日食直言封事 上哀帝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亾教佚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亾有作威作福亾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

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

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

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

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

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

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水

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

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有○英○明○手○段○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
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
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
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
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

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
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來所過道上稱訟德美此
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
緣締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
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
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嚮
北關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給厨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
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

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
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
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薨。而以賜
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
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
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嚮。察衆人之所
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
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亾軀。不終其祿。所謂
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
安其命。

調亦平語。亦樸試。置之唐宋大家極鮮美
文中參看便覺有一段鄭重不可及處

舉薦公孫光等疏

上哀帝

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白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財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

漢書 卷之六
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亾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得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蘓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馱應變異疏 上哀帝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

微猶不可詐。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曆。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

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人之語爲主。

大王莽

改郊祀禮制疏

上哀帝

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呂。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祗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祗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

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義一也。天墜合精。夫嬪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鹵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祭瘞。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祭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朝月。

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饗。萬福降輯。此天地合祀。呂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呂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呂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

漢言正 卷之六
呂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群望未悉定。定復奏。

天地合祭後。東漢唐宋皆遵行其典。莽一生活穢。安得此言。

申屠剛

賢良策 上平帝

臣聞王事失道。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

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懸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不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繯縲。卽位以來。至親分

剛欲強馮
衛以抑王
氏意緒無
聊可念

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
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
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
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
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
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
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
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

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權
抑外戚結貴樞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
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
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
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
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敵之世公
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
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
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

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纍卵王者承天順也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名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孫竦

頌莽功德疏

上王太后

絕好文章
絕惡題目

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赫之光財饒勢足亾所悟意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自古姦人每託此二事以為行詐之本立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配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建白誅討周公誅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

章法鮮俊
六朝九錫
文皆倣此
可謂文中
罪魁

絡繹之工
直貫珠技
也

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卽位高昌
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公手劾之以定大綱
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公之謂
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
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
劾之事上下一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
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
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亾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

之云亾邦國殄瘁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亾儲王
董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皆自知得罪天下
結讎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藉倣遺詔頻用賞
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勢
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卽時退賢及其黨親當
此之時公運猷見之明奮亡前之威盱衡厲色振
揚武怒乘其未堅猷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
雖有賁育不及持刺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
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

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更爲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稜。令邯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益土爲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咸嘆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爲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公之謂也。

逐段起句
粘帶工絕

也將爲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灑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爲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公之謂矣。自公受策。以至于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稱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

辱及五經
李荷

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錢獻田，殫盡舊業。爲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賑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爲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輳，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纍，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猷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勳爲萬世基，基成而賞不配，紀

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
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旣倍又蒙殊禮奏事不
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
亾遴苟有一策卽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充郎
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孝文皇帝褒賞絳
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十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
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爲通
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
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

之遞據相扶之勢其事雖醜二句指諸呂要不能遂霍光卽席

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

朝之執事亾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

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微之累及至青

戎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功

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

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薰其

褒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

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

者褒不檢是故武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賜以附庸古諸侯殷民六族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弓名弱夏后之璜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白牡之牲郊望之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

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潏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與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明美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矜庶昭然感德

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右唯陛下深
 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敕盡伯
 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天
 下幸甚

此西漢之亡也故用卒章且為楊子雲分

謗

漢詔疏 卷之六終

